

紅樓夢

紅

樓

世

红楼夢

曹雪芹 著
高鹗 著

四

人民文学出版社
一九七三年·北京

第九十一回

纵淫心宝蟾工設計 布疑陣宝玉妄談禪

話說薛蝌正在狐疑，忽听窗外一笑，唬了一跳，心中想道：『不是宝蟾，定是金桂。只不理他們，看他們有什么法儿！』听了半日，却又寂然无声。自己也不敢吃那酒果，掩上房門，刚要脱衣时，只听见窗紙上微微一响。薛蝌此时被宝蟾鬼混了一陣，心中七上八下，竟不知如何是好，听见窗紙微响，細看时又无动静，自己反倒疑心起来，掩了怀，坐在灯前，呆呆的細想，又把那果子拿了一块，翻来复去的細看。猛回头，看见窗上的紙湿了一块。走过来覷着眼看时，冷不防外面往里一吹，把薛蝌唬了一大跳，听得『吱吱』的笑声，薛蝌連忙把灯吹灭了，屏息而臥。只听外面一个人說道：『二爷为什么不喝酒吃果子，就睡了？』这句话仍是宝蟾的話音，薛蝌只不作声装睡。又隔了两句話时，听得外面似有恨声道：『天下那里有这样沒造化的人！』薛蝌听了似是宝蟾，又似是金桂的語音，这才知道他們原来是这一番意思。翻来复去，直到五更后才睡着了。

刚到天明，早有人来扣門。薛蝌忙問：『是誰？』外面也不答应。薛蝌只得起来，开了門看时，却是宝蟾，攏着头发，掩着怀，穿了件片金边琵琶襟小紧身^(一)，上面系一条松花綠半新的汗巾，下面并无穿裙，正露着石榴紅洒花夹褲，一双新綉紅鞋。原来宝蟾尚未梳洗，恐怕人见，赶早来取家伙。

薛蝌见他这样打扮便走进来，心中又是一动，只得陪笑問道：『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？』宝蟾把脸紅着，并不答言，只管把果子折在一个碟子里，端着就走。薛蝌见他这般，知是昨晚的原故，心里想道：『这也罢了。倒是他們恼了，索性死了心，也省了来纏。』于是把心放下，叫人舀水洗脸，自己打算在家里靜坐两天：一則养养神，二則出去怕人找他。

原来和薛蝌好的那些人，因见薛家无人，只有薛蝌办事，年紀又輕，便生出許多覬覦之心。也有想插在里头做跑腿儿的；也有能做状子、认得一两个书办、要給他上下打点的；甚至有叫他在內趁錢的；也有造作謠言恐吓的；种种不一。薛蝌见了这些人，远远的躲避，又不敢面辞，恐怕激出意外之变，只好藏在家中听候轉詳，不提。

且說金桂昨夜打发宝蟾送了些酒果去探探薛蝌的消息，宝蟾回来，将薛蝌的光景一一的說了。金桂见事有些不大投机，便怕白鬧一场，反被宝蟾瞧不起，要把两三句話遮飾，改过口来，又摺不开这个人。心里倒沒了主意，只是怔怔的坐着。

那知宝蟾也想薛蝌难以回家，正要寻个路头儿，因怕金桂拿他，所以不敢透漏。今见金桂所为，先已开了端了，他便乐得借风使船，先弄薛蝌到手，不怕金桂不依，所以用言挑拨。见薛蝌似非无情，又不甚兜揽，一时也不敢造次。后来见薛蝌吹灯自睡，大觉扫兴，回来告訴金桂，看金桂有甚方法儿，再作道理。及见金桂怔怔的，似乎无技可施，他也只得陪金桂收拾睡了。夜里那里睡的着？翻来复去，想出一个法

子来：不如明儿一早起来，先去取了家伙，却自己换上一两件颜色娇嫩的衣服，也不梳洗，越显出一番慵妆媚态来；只看薛蝌的神情，自己反倒装出恼意，索性不理他；那薛蝌若有悔心，自然移船就岸，不愁不先到手，——是这个主意。及至见了薛蝌，仍是昨晚光景，并无邪僻，自己只得以假为真，端了碟子回来；却故意留下酒壶，以为再来搭转之地。

只见金桂問道：『你拿东西去，有人碰见么？』宝蟾道：『沒有。』金桂道：『二爷也沒問你什么？』宝蟾道：『也沒有。』金桂因一夜不曾睡，也想不出个法子来，只得回思道：『若作此事，別人可瞞，宝蟾如何能瞞？不如分惠于他，他自然沒的說了。』兄我又不能自去，少不得要他作脚，索性和他商量个穩便主意。』因帶笑說道：『你看二爷到底是怎么样的个人。』宝蟾道：『倒象是个糊涂人。』金桂听了笑道：『你怎么遭塌起爷們来了。』宝蟾也笑道：『他辜負奶奶的心，我就說得他。』金桂道：『他怎么辜負我的心？你倒得說說。』宝蟾道：『奶奶給他好东西吃，他倒不吃，这不是辜負奶奶的心么？』說着，把眼溜着金桂一笑。金桂道：『你別胡想！我給他送东西，为大爷的事不辞劳苦，我所以敬他；又怕人說瞎話，所以問你。你这些话和我說，我不懂是什么意思。』宝蟾笑道：『奶奶別多心。我是跟奶奶的，还有两个心么？但是事情要密些，倘或声张起来，不是玩的。』

金桂也觉得脸飞紅了，因說道：『你这个了头，就不是个好貨！想来你心里看上了，却拿我作筏子，是

〔一〕琵琶襟小紧身——清代便服的一种。『紧身』即是『背心』。大襟边不到腋下，自『二紐』处即直通向下，这种式样，叫做『琵琶襟』。

不是呢？『宝蟾道：『只是奶奶那么想罢咧，我倒是替奶奶难受。奶奶要真瞧二爷好，我倒有个主意。奶奶想，『那个耗子不偷油』呢？他也不过怕事情不密，大家鬧出乱子来不好看。依我想：奶奶且别性急，时常在他身上不周不备的去处，张罗张罗。他是个小叔子，又沒娶媳妇儿，奶奶就多尽点心儿，和他贴个好儿，别人也說不出什么来。过几天，他感奶奶的情，他自然要謝候奶奶。那时奶奶再备点东西儿在咱们屋里，我帮着奶奶灌醉了他，还怕他跑了嗎？他要不应，咱们索性鬧起来，就說他調戏奶奶。他害怕，自然得順着咱们的手儿。他再不应，他也不是人，咱们也不至白丢了臉：奶奶想怎么样？』金桂听了这话，两颧早已紅暈了，笑罵道：『小蹄子，你倒象偷过多少汉子似的！怪不得大爷在家时，离不开你！』宝蟾把嘴一撇，笑說道：『罢咧！人家倒替奶奶拉絳，奶奶倒和我們說这个話咧！』从此，金桂一心籠絡薛蝌，倒无心混鬧了，家中也少觉安靜。

当日宝蟾自去取了酒壶，仍是稳稳重重，一脸的正气。薛蝌偷眼看了，反倒后悔，疑心『或者是自己錯想了他們，也未可知。果然如此，倒辜負了他这一番美意，保不住日后倒要和自己也鬧起来，岂非自惹的呢？』过了两天，甚觉安靜。薛蝌遇见宝蟾，宝蟾便低头走了，連眼皮儿也不抬；遇見金桂，金桂却一盆火儿的赶着。薛蝌见这般光景，反倒过意不去。这且不表。

且說宝釵母女觉得金桂几天安靜，待人忽然亲热起来，一家子都为罕事。薛姨妈十分欢喜，想到『必是薛蟠娶这媳妇时冲犯了什么，才敗坏了这几年。目今鬧出这样事来，亏得家里有钱，賈府出力，方才有

了指望。媳妇忽然安靜起来，或者是蟠儿轉过运气来，也未可知。『于是自己心里倒以为希有之奇。这日飯后，扶了同貴过来，到金桂房里瞧瞧。走到院中，只听一个男人和金桂說話。同貴知机，便說道：『大奶奶，老太太过来了。』說着，已到門口，只见一个人影儿在房門后一躲。薛姨媽一吓，倒退了出來。

金桂道：『太太請里头坐，沒有外人。他就是我的过继兄弟，本住在屯里，不慣见人。因沒有见过太太，今儿才来，還沒去請太太的安。』薛姨媽道：『既是舅爷，不妨见见。』金桂叫兄弟出来见了薛姨媽，作了个揖，問了好。薛姨媽也問了好，坐下叙起話来。薛姨媽道：『舅爷上京几时了？』那夏三道：『前月我媽沒有人管家，把我过继来的。前日才进京，今日来瞧姐姐。』薛姨媽看那人不應允，于是略坐坐儿，便起身道：『舅爷坐着罢。』回头向金桂道：『舅爷头上末下〔一〕的来，留在咱們这里吃了飯再去罢。』金桂答应着，薛姨媽自去了。

金桂见婆婆去了，便向夏三道：『你坐着罢。今日可是过了明路的了，省了我們二爷查考。我今日还要叫你买些东西，只别叫別人看见。』夏三道：『这个交給我就是了。你要什么，只要有錢，我就买的来。』金桂道：『且別說嘴。等你买上了当，我可不收。』說着，二人又嘲諷了一回，然后金桂陪着夏三吃了晚飯，又告訴他买的东西，又嘱咐一回，夏三自去。

从此夏三往来不絕。虽有个体面的門上人，知是舅爷，也不常回。从此生出无限风波来。这是后話

〔一〕 头上末下——头一次，初次。

不表。

一日，薛蟠有信寄回，薛姨媽打开叫宝釵看时，上写：

男在县里也不受苦，母亲放心。但昨日县里书办說，府里已經准詳，想是我們的情到了。豈知府里詳上去，道里反駁下来了。亏得县里主文相公好，即刻做了回文頂上去了，那道里却把知县申飭。现在道里要亲提，若一上去，又要吃苦。必是道里沒有托到。母亲见字，快快托人求道爷去！还叫兄弟快来！不然，就要解道。銀子短不得！火速，火速！

薛姨媽听了，又哭了一场。宝釵和薛蝌一面劝慰，一面說道：『事不宜迟！』薛姨媽沒法，只得叫薛蝌到那里去照料，命人即忙收拾行李，兑了銀子，同着当鋪中一个伙計，連夜起程。那时手忙脚乱，虽有下人办理，宝釵怕他們思想不到，亲来帮着收拾，直鬧至四更才歇。到底富家女子娇养慣了的，心上又急，又劳苦了一夜，到了次日，就发起烧来，湯水都吃不下去。鶯儿忙回了薛姨媽。

薛姨媽急来看时，只见宝釵满面通紅，身如燔灼，話都不說。薛姨媽慌了手脚，便哭得死去活来。宝琴扶着劝解。秋菱见了，也泪如泉涌，只管在旁哭叫。宝釵不能說話，連手也不能搖动，眼干鼻塞。叫人請医調治，漸漸苏醒回来，薛姨媽等大家略略放心。早惊动荣宁两府的人。先是凤姐打发人送十香返魂丹来，随后王夫人又送至宝丹来，賈母邢王二夫人以及尤氏等都打发丫头来問候，却都不叫宝玉知道。一連治了七八天，終不見效。还是他自己想起『冷香丸』，吃了三丸，才得病好。后来宝玉也知道了，因病好

了，沒有瞧去。

那時薛蝌又有信回來。薛姨媽看了，怕寶釵耽耽，也不叫他知道，自己來求王夫人，并述了一會子寶釵的病。薛姨媽去后，王夫人又求賈政。賈政道：「此事上頭可托，底下難托，必須打点才好。」王夫人又提起寶釵的事來，因說道：「这孩子也苦了。既是我家的人了，也該早些娶了過來才是，別叫他遭塌坏了身子。」賈政道：「我也是這麼想。但是他家忙亂，况且如今到了冬底，已經年近歲逼，无不各自要料理些家务。今冬且放了定，明春再過禮。過了老太太的生日，就定日子娶。你把這番話先告訴薛姨太太。」王夫人答應了。

到了次日，王夫人將賈政的話向薛姨媽說了，薛姨媽想着也是。到了飯后，王夫人陪着來到賈母房中，大家坐了坐。賈母道：「姨太太才過來？」薛姨媽道：「還是昨兒過來的，因為晚了，沒得過來給老太太請安。」王夫人便把賈政昨夜所說的話向賈母述了一遍，賈母甚喜。

說着，寶玉進來了，賈母便問道：「吃了飯了沒有？」寶玉道：「才打學房里回來，吃了，要往學房里去，先見見老太太。」又聽見說姨媽來了，過來給姨媽請請安。因問：「宝姐姐大好了？」薛姨媽笑道：「好了。」原來方才大家正說着，見寶玉進來，都掩住了。寶玉坐了坐，見薛姨媽神情不似从前亲热，「虽是此刻沒有心情，也不犯大家都不言語……」滿腹猜疑，自往學中去了。晚上回來，都見過了，便往瀟湘館來。掀帘進去，紫鵲接着。見里間屋內無人。寶玉道：「姑娘那里去了？」紫鵲道：「上屋里去了。」聽見說姨太太過來，姑娘請安去了。二爺沒有到上屋里去么？」寶玉道：「我去了來的，沒有見你們姑娘。」紫鵲道：「沒在

那里嗎？』宝玉道：『沒有。到底那里去了？』紫鵲道：『這就不定了。』

宝玉刚要出来，只见黛玉带着雪雁，冉冉而来。宝玉道：『妹妹回来了。』缩身退步，仍跟黛玉回来。黛玉进来，走入里间屋内，便请宝玉里头坐，——紫鵲拿了一件外罩换上，——然后坐下，問道：『你上去，看见姨媽了沒有？』宝玉道：『见过了。』黛玉道：『姨媽說起我来沒有？』宝玉道：『不但沒說你，連見了我也不象先时亲热。我問起宝姐姐的病来，他不过笑了一笑，并不答言。难道怪我这两天沒去瞧他么？』黛玉笑了一笑，道：『你去瞧过沒有？』宝玉道：『头几天不知道，这两天知道了，也沒去。』黛玉道：『可不是呢！』宝玉道：『当真的，老太太不叫我去，太太也不叫去，老爷又不叫去，我如何敢去？要象从前这小門儿通的时候儿，我一天瞧他十趟也不难，如今把門堵了，要打前头过去，自然不便了。』黛玉道：『他那里知道这个原故？』宝玉道：『宝姐姐为人是最体谅我的。』黛玉道：『你不要自己打錯了主意。若論宝姐姐，更不体谅，——又不是姨媽病，是宝姐姐病：向来在园中做詩，賞花，飲酒，何等熱鬧，如今隔开了，你看见他家里有事了，他病到那步田地，你象沒事人一般，他怎么不恼呢？』宝玉道：『这样，难道宝姐姐便和我好了不成？』黛玉道：『他和你好不好，我却不知，我也不过是照理而論。』

宝玉听了，瞪着眼呆了半晌。黛玉看见宝玉这样光景，也不睬他，只是自己叫人添了香，又翻出书来，看了一会。只见宝玉把眉一皱，把脚一跺，道：『我想这个人，生他做什么！天地間沒有了我，倒也干净！』黛玉道：『原是有了我，便有了人；有了人，便有无数的煩惱生出来：恐怖，顛倒，梦想，更有許多纏碍。才刚我說的，都是玩話。你不过是看见姨媽沒精打彩，如何便疑到宝姐姐身上去？姨媽过来原为他

的官司事情，心緒不寧，那里还來應酬你？都是你自己心上胡思亂想，鑽入魔道里去了。」寶玉豁然開朗，笑道：「很是，很是。你的性靈，比我竟強遠了。怨不得前年我生氣的時候，你和我說過几句禪話〔一〕，我實在對不上來。我虽丈六金身，還借你一茎所化。」

黛玉乘此機會，說道：「我便問你一句話，你如何回答？」寶玉盤着腿，合着手，閉着眼，撇着嘴，道：「講來。」黛玉道：「寶姐姐和你好，你怎麼樣？寶姐姐不和你好，你怎麼樣？寶姐姐前兒和你好，如今不和你好，你怎麼樣？今兒和你好，後來不和你好，你怎麼樣？你和他好，他偏不和你好，你怎麼樣？你不和他好，他偏要和你好，你怎麼樣？」寶玉呆了半晌，忽然大笑道：「任凭弱水三千，我只取一瓢飲。」黛玉道：「瓢之漂水，奈何？」寶玉道：「非瓢漂水；水自流，瓢自漂耳。」黛玉道：「水止珠沉，奈何？」寶玉道：「禪心已作沾泥絮，莫向春風舞鷓鴣。」黛玉道：「禪門第一戒是不打誑語的。」寶玉道：「有如三宝。」

黛玉低頭不語。只見檐外老鴉五「呱呱」的叫了几聲，便飛向東南上去。寶玉道：「不知主何吉凶？」黛玉道：「人有吉凶事，不在鳥音中。」忽見秋紋走來說道：「請二爺回去。老爺叫人到園里來問過，說：二爺打學里回來了沒有？衆人姐姐只說：『已經回來了。』快去罷。」吓的寶玉站起身來，往外忙走。黛玉也不敢相留。未知何事，下回分解。

〔一〕 几句禪話——佛教禪宗常通過問答方式來測驗對宗教道理的理解程度，這種問答語句叫作「機鋒語」。大多數借各種比喻來表達。語言形式用散句也用詩句。下邊寶玉和黛玉問答的話都屬於這種。

校記

- 一『(金桂)只得回思道』,『思』字原缺,从諸本补。
- 二『同着当鋪中一个伙計,連夜起程』,『同着』藤本、王本作『家人李祥本在那里照应的,薛蝌又同了』。
- 三『已經年近岁逼,无不各自要料理些家务』,『无不』諸本作『不无』。
- 四『撇着嘴』,『撇』甲本作『噓』。
- 五『老鴉』,諸本作『老鴰』。

第九十二回

評女傳巧姐慕賢良 玩母珠賈政參聚散

話說宝玉从瀟湘館出來，連忙問秋紋道：『老爺叫我作什麼？』秋紋笑道：『沒有叫。』襲人姐姐叫我請二爺，我怕你不來，才哄你的。』宝玉听了，才把心放下，因說：『你們請我也罷了，何苦來唬我？』說着，回到怡紅院內。襲人便問道：『你这好半天到那里去了？』宝玉道：『在林姑娘那邊，說起姨媽家宝姐姐的事來，就坐住了。』襲人又問道：『說些什麼？』宝玉將打禪語的話述了一遍。襲人道：『你們再沒个計較。』正經說些家常閑話兒，或讲究些詩句，也是好的，怎么又說到禪語上了？又不是和尚。』宝玉道：『你不知道，我們有我們的禪机，別人是插不下嘴去的。』襲人笑道：『你們參禪參翻了，又叫我們跟着打悶葫芦了。』宝玉道：『頭里我也年紀小，他也孩子氣，所以我說了不留神的話，他就惱了。如今我也留神，他也沒有惱的了。只是他近來不常過來，我又念書，偶然到一处，好象生疏了似的。』襲人道：『原該这么着才是。都長了几岁年紀了，怎么好意思还象小孩子時候的样子？』

宝玉點頭道：『我也知道。如今且不用說那個。我問你：老太太那里打发人來說什麼來着沒有？』襲人道：『沒有說什麼。』宝玉道：『必是老太太忘了。明兒不是十一月初一日么？年年老太太那里必是个老規矩，要办「消寒會」，齐打伙兒坐下，喝酒說笑。我今日已經在學房里告了假了。这会子沒有信兒，明兒

可是去不去呢？若去了呢，白白的告了假；若不去，老爷知道了，又说我偷懶。」袭人道：「据我说，你竟是去的是，才念的好些儿了，又想歇着。我劝你也该上点紧儿了。昨儿听见太太说，兰哥儿念书真好，他打学房里回来，还各自念书作文章，天天晚上弄到四更多天才睡。你比他大多了，又是叔叔，倘或赶不上他，又叫老太太生气，倒不如明儿早起去罢。」麝月道：「这么冷天，已经告了假，又去，叫学房里说：既这么着，就不该告假呀。显见的是告谎假，脱滑儿。依我说，乐得歇一天。就是老太太忘记了，咱们这里就不消寒了么？咱们也闹个会儿，不好么？」袭人道：「都是你起头儿，二爷更不肯去了。」麝月道：「我也是乐一天是一天，比不得你要好名儿，使唤一个月，再多得二两银子。」袭人啐道：「小蹄子儿！人家说正经话，你又来胡拉混扯的了！」麝月道：「我倒不是混拉扯，我是为你。」袭人道：「为我什么？」麝月道：「二爷上学去了，你又该咕嘟着嘴想着，巴不得二爷早些儿回来，就有说有笑的了。这会子又假撇清，何苦呢！我都看见了！」

袭人正要骂他，只见老太太那里打发人来，说道：「老太太说了，叫二爷明儿不用上学去呢。明儿请了姨太太来给他解闷，只怕姑娘们都来家里的。史姑娘、邢姑娘、李姑娘们都请了，明儿来赴什么「消寒会」呢。」宝玉没有听完，便喜欢道：「可不是？老太太最高兴的！明日不上学，是过了明路的了。」袭人也不便言语了一。那丫头回去。

宝玉认真念了几天书，巴不得玩这一天，又听见薛姨妈过来，想着宝姐姐自然也来，心里喜欢，便说：「快睡罢，明日早些起来。」于是一夜无话。到了次日，果然一早到老太太那里请了安，又到贾政王夫人那

里請了安，回明了老太太今儿不叫上学。賈政也沒言語，便慢慢退出来。走了几步，便一溜烟跑到賈母房中。见众人都沒来，只有凤姐那边的奶媽子，帶了巧姐儿，跟着几个小丫头，过来給老太太請了安，說：『我媽媽先叫我來請安，陪着老太太說說話儿。媽媽回来就来。』賈母笑着道：『好孩子！我早就起来了。等他們总不来，只有你二叔叔来了。』那奶媽子便說：『姑娘，給叔叔請安。』巧姐便請了安。宝玉也問了一声『姐姐好？』巧姐道：『昨夜听见我媽媽說，要請二叔叔去說話。』宝玉道：『說什麼？』巧姐道：『我媽媽說，跟着李媽媽認了几年字，不知道我認得不認得。我說：『都認得。我認給媽媽瞧。』媽媽說我瞎認，不信，說我一天尽子玩，那里認得！我瞧着那些字也不要緊，就是那『女孝經』也是容易念的。媽媽說我哄他，要請二叔叔得空儿的时候給我理理。』

賈母听了，笑道：『好孩子。你媽媽是不認得字的，所以說你哄他。明儿叫你二叔叔理給他瞧瞧，他就信了。』宝玉道：『你認了多少字了？』巧姐儿道：『認了三千多字。念了一本『女孝經』，半个月头里又上了『列女傳』。』宝玉道：『你念了懂的嗎？你要不懂，我倒是讲讲这个你听罢。』賈母道：『做叔叔的也該讲給侄女儿听听。』

宝玉便道：『那文王后妃不必說了。那姜后脫簪待罪和齐国的无盐安邦定国，是后妃里头的賢能的。』巧姐听了，答应个『是』。宝玉又道：『若說有才的，是曹大姑、班婕妤、蔡文姬、謝道韞諸人。』巧姐問

道：『那賢德的呢？』宝玉道：『孟光的荆釵布裙，鮑宣妻的提瓮出汲，陶侃母的截发留宾；这些不厌貧的，就是賢德了。』巧姐欣然点头。宝玉道：『还有苦的，象那乐昌破鏡，苏蕙迴文。那孝的，木兰代父从軍，曹娥投水寻尸等类，也难尽說。』巧姐听到这些，却默默如有所思。宝玉又讲那曹氏的引刀割鼻及那些守节的，巧姐听着更觉肃敬起来。

宝玉恐他不自在，又說：『那些艳的，如王嬙、西子、樊素、小蛮、絳仙、文君、紅拂，都是女中的——』尚未說出，賈母見巧姐默然，便說：『够了，不用說了。讲的太多，他那里記得！』巧姐道：『二叔叔才說的，也有念过的，也有沒念过的。念过的一讲我更知道好处了。』宝玉道：『那字是自然认得的，不用再理了。』巧姐道：『我还听见我媽媽說：我們家的小紅，头里是二叔叔那里的，我媽媽要了来，还没有补上人呢。我媽媽想着要把什么柳家的五儿补上，不知二叔叔要不要。』

宝玉听了更喜欢，笑着道：『你听你媽媽的話！要补誰就补誰罢咧，又問什么要不要呢！』因又向賈母笑道：『我瞧大姐姐这个小模样儿，又有这个聪明儿，只怕将来比凤姐姐还强呢，又比他认的字。』賈母道：『女孩儿家认得字也好，只是女工針黹倒是要紧的。』巧姐儿道：『我也跟着刘媽媽学着做呢。什么扎花儿咧，拉鎖子。』咧，我虽弄不好，却也学着会做几針儿。』賈母道：『咱們这样人家，固然不仗着自己做，但只到底知道些，日后才不受人家的拿捏。』巧姐答应着『是』，还要宝玉解說『列女传』，见宝玉呆呆的，也不好再問。

你道宝玉呆的是什么？只因柳五儿要进怡紅院，头一次是他病了，不能进来，第二次王夫人攆了晴